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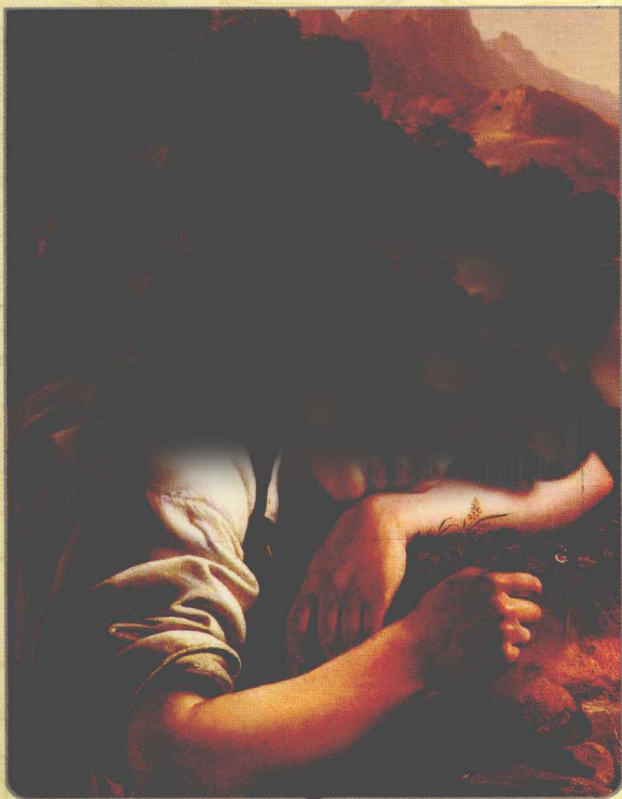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HIJI WENXUE MINGZHU DIANYANG
CLASSICS OF ASIAN LITERATURE

高尔基三部曲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My Childhood·In the World·My Univers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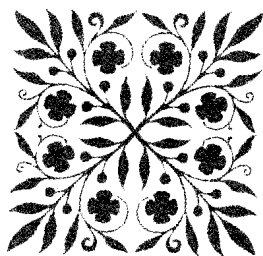
外祖母坐在窗户下面，飞快地织着花边，小木杆儿欢快地撞得喀喀响。
密密麻麻别满了钢针的枕头在春天的阳光下像金刺猬似的闪着光。外祖母自己也像铜铸的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
但外祖父却越来越干瘦了，脸上爬满皱纹，他棕黄色的头发变灰白了。
原来那平静的傲慢架子一下子变了，开始成人紧张地忙忙碌碌，绿色的眼睛充满怀疑。



[俄] 高尔基 著
袁顺芝 等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My Childhood · In the World · My Universities

高尔基三部曲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俄)高尔基著,袁颖芝等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54-4973-3

I. 童… II. ①高…②袁… III. 长篇小说—俄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8908 号

责任编辑:田扬帆 赵国泰

责任校对:陈 琪

美术编辑: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0.25 插页:4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58 千字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前言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一个不朽的、“大写”的人，一位不朽的、伟大的作家。从1892年9月25日在梯弗里斯城的《高加索报》上发表署名为“马·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起，“过多的生活印象”、“俄罗斯雄伟的大自然及其人民的那样温和的浪漫主义气质”，使高尔基由一个流浪汉成为一名天才的作家，在文学道路上走了整整44年。在这光辉的创作生涯里，高尔基先后写出了刻画资产阶级、小市民和城市平民形象的作品《福玛·高尔捷耶夫》《三人》《小市民》《底层》《仇敌》《奥古洛夫镇》《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等；写出了反映作者激荡的革命情绪的、充满英勇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鹰之歌》和《海燕之歌》；写出了表现无产者的事业和精神的长篇小说《母亲》；写出了叙述杰出人物的回忆录式的特写《列宁》；写出了展示资产阶级“事业”兴衰史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写出了描写革命前40年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写出了揭示作家成长历程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同时还写出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议论文、小品文等。以上种种，共计三十余卷。

为了使我国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高尔基富于传奇色彩的光辉灿烂的一生，我们重译了他的重要作品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严格忠实原文，并尽力用流畅的译文来传达原文的风格。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如有不妥，敬请读者指正。

《童年》由袁顺芝、刘永红翻译，赵宏审校统稿；《在人间》由宋传伟、柳斌翻译，赵宏审校统稿；《我的大学》由张豫鄂、张江南翻译，赵宏审校统稿。

译者

1997年3月18日



目 录

童年	1
在人间	203
我的大学	487

童 年



1

昏暗拥挤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靠窗的地板上。他穿着白色的衣服，身体显得比平时长些，光着双脚，脚指头奇怪地叉开着，温柔的双手平静地放在胸前，手指弯曲着，快活的大眼睛紧紧地闭着，像两枚又黑又圆的铜钱，慈祥的脸上透着黑色，奇怪地龇着牙，使我感到害怕。

母亲穿着红裙子，没穿上衣，跪在地上，用我经常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长长的软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她声音低沉而嘶哑地自语着，一双灰色的眼睛肿得吓人，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仿佛把眼睛都融化了。

外祖母牵着我的手。她的头又胖又大，眼睛也很大，鼻子松垮，看上去很滑稽。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全身软绵绵的，非常有趣。她也在哭，而且哭得有些特别，不过，正好伴着母亲的哭声。外祖母全身颤抖着，把我拉过去，往父亲身边推。我藏在她身后，拽着她不肯过去，既害怕又尴尬。

我还从未见过大人伤心痛哭，所以也不明白为什么外祖母一再说这些话：

“和爸爸告别吧，小孤雁儿，你可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他过早地死了，不该死啊……”

我曾患过一场重病，刚恢复过来。我清楚地记得，我生病期间，父亲快活地忙前忙后，照料我，随后他突然消失了，顶替他守护我的是外祖母这个很特别的人。

“你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她。

她答道：

“从上游，尼日尼市^①来的，不是走来的，而是乘船来的！水上是不能步行的，小东西！”

令人感到好笑和不可理解的是，在这栋房子的楼上住着几个蓄着大胡子、染了头发的波斯人，而在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做羊皮生意的，黄皮肤的加尔梅克老人。沿着楼梯，骑着栏杆可以滑下去，要是摔倒了，就会翻着斤斗滚下去——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杂乱地、好笑地混淆在一起了。

“为什么我是小东西呢？”

“因为你嘴不闲着。”她微笑着回答。

她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温和、快乐、流畅。从我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交上朋友了。现在我只希望她带我尽快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使我感到很压抑。她的眼泪和哀号引起我心中新的不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样——她一向很严厉，寡言少语，而且穿戴整洁，无可挑剔，身材高大，像一匹马。她长得结实，双手很有劲儿。可是现在她全身都有些发肿，衣衫不整，完全变了一个人，让人看着难受，就连本来梳得很整齐，像一顶发亮的大帽子的头发，现在也披散在裸露的肩上了，遮住了半边脸，有辫子的那一半头发不停地摆动着，在父亲熟睡的脸上扫来扫去。我早就站在房间里了，但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只顾梳着父亲的头发，时而号啕大哭，时而泣不成声。

穿着黑衣服的农夫和岗警^②伸头往门里张望。岗警生气地吼道：“快点收拾！”

窗户上的窗帘是一块黑布，黑布被风吹得像船帆似的鼓着。有一次父亲带我乘帆船游玩，突然，听到一声炸雷，父亲笑了起来，用膝盖紧紧地夹着我，大声说：

“没什么，‘箭弓’^③；不用怕！”

忽然，母亲吃力地从地板上噌地站起来，马上又慢慢地坐下去，仰面

① 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的简称，也可译为下诺夫戈罗德，尼日尼原意为“下游的”。

② 指资本主义国家及旧俄的岗警。

③ 意为“箭弓”。作者吓得弓着腰，所以父亲这样戏称他。

躺倒在地，头发散乱在地板上。她双眼紧闭，苍白的脸变青了，像父亲一样，龇牙咧嘴，用可怕的声音说：

“关上门……把阿列克谢赶出去！”

外祖母推开我，朝门口跑去，大声喊道：

“亲爱的，都别怕，不要碰她，看在基督的分上，都走吧！这不是霍乱，是要临产了，请原谅吧，老天呀！”

我躲在箱子后面的黑暗角落里，从那儿可以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扭动，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而外祖母在她周围爬着，亲切而快乐地说：

“看在圣父圣子的分上！忍着点儿，瓦留莎^①！圣母啊，保佑神……”

我非常害怕。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板上忙作一团，老碰着他，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大喊大叫，而父亲却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又倒下去。外祖母像一只黑色的大软球，从房间里滚出来，又滚进去。不一会儿，在黑暗中，响起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天啦，谢天谢地！是个男孩！”外祖母说。

她点燃了蜡烛。

我可能在墙角里睡着了，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在我记忆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雨天，墓地荒凉的一角。我站在光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着安放父亲棺材的坑，坑底有许多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费劲地爬到黄色棺材的盖子上去了。

我、外祖母和全身湿透的岗警站在坟边，还有两个农夫拿着铁锹，气冲冲地也站在旁边。温暖的细雨，像小小的花玻璃珠一样洒落在我们的身上。

“埋吧。”岗警边走开边说。

外祖母哭了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农夫弯着腰，迫不及待地开始往坟坑里填土，土打得水啪嗒啪嗒地响，青蛙从棺材上面跳下来，开始往坑壁上爬，但土块又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下去了。

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走吧，廖尼亚^②。”我挣脱了她的手，我不

① 瓦尔瓦拉的爱称，其昵称是瓦丽卡。俄罗斯人的名字可分为正式名、简称和爱称。

② 阿列克谢的简称。

想离开。

“主啊，你这是怎么啦？”外祖母抱怨地说。不知是抱怨我，还是抱怨上帝。她低着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坟已与地面平齐了，她还站在那里。

两个农夫用铁锹砰砰地拍着坟上的土。天空中刮起了一阵大风，把雨刮走了。外祖母又抓住我的手，带我穿过许多深色的十字架后，准备到离这儿很远的教堂去。

“你怎么不哭啊？”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真该哭哭的呀！”

“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不哭呗。”她小声道。

所有这一切都很令人惊讶：我很少哭，随便哪儿疼都不会哭，只有受了委屈才哭，这时父亲总会嘲笑我掉眼泪，而母亲却总吼我：

“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沿着宽阔的、脏兮兮的街道前行，周围是一些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

“那些青蛙不会爬出来吧？”

“不会，爬不出来的，”她回答说，“愿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这么频繁、这么亲切地念叨上帝。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一起乘船去尼日尼市找外祖父。我们坐在一间小小的船舱里。我的那个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躺在靠角落的桌子上，用白布包着，外面缠着红带子。

我歪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看着窗外，窗户像一只马眼睛似的，又鼓又圆。在湿漉漉的玻璃窗外，浑浊的、泛着泡沫的河水滚滚不停地流动着，不时飞溅起来，打着窗户玻璃。我禁不住在船板上跳来跳去。

“别怕。”外祖母说着，用她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抱起我，把我放到包袱上。

水面上弥漫着灰蒙蒙的雾气，远处显露出黑色的土地，一会儿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间。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把双手放在脑后，靠着舱壁稳稳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那铁青的脸上阴沉沉的，双眼瞎子似的闭着，一路上一声不吭，整个人完全变了样，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甚至连她穿的裙子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外祖母不止一次小声地对她说：

“瓦利娅^①，你吃点东西吧，就一点点儿，啊？”

她仍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轻声细语，而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大得多，但不知为什么，听得出来她很谨慎，甚至胆怯，并且讲得不多。我觉得她害怕我母亲，我看出了这一点。然而，我对外祖母却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到了，”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水手哪儿去了？”

你听，她说的话多奇怪，全是别人的话：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了一个人，宽肩膀，白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手里提着一口小箱子。外祖母接过箱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进去，放好后，外祖母伸直胳膊，端着小箱子朝门口走去，但是外祖母太胖，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这扇狭窄的舱门。她窘得在门口不知所措。

“哎呀，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外祖母手里夺过棺材，她们俩就消失了。我留在船舱里，仔细打量这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啦，小弟弟去了，是吗？”他弯腰问我。

“你是谁？”

“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

“是座城市。你看窗外，那就是。”

窗外的大地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大地上雾气腾腾的，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块热面包片。

“外祖母到哪儿去了？”

“埋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到地底下吗？”

“不埋到地底下还能埋哪儿？”

我给水手讲埋父亲时还埋了两只活青蛙。他抱起我，紧紧地贴着我，亲了亲我。

“唉，小弟弟，你什么都还不懂！”他说，“你不应该可怜青蛙，让它们见鬼去吧！你应该可怜可怜你妈妈，你看看，悲伤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① 瓦尔瓦拉的简称。

汽笛在我们的头顶上呜呜地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的鸣笛声，所以，一点儿也不怕。而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到船板上，边跑边说：“快跑吧！”

我也跟着跑，走出舱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的楼梯台阶上镶裹着铜，铜在闪闪发光。我抬头往上一看，见到一些人，他们肩背行囊，手提包裹，显然，大家都在下船——这说明我也该下船了。

但当我随着一群男人糊里糊涂走到船舷，正要跨上踏板时，众人对我大声叫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我一直被人们推着，晃着，摸着。终于，那个头发花白的水手来了，抓住我，向人们解释说：

“他是从阿斯特拉罕市来的，从客舱跑出来了。”

他一阵小跑把我带回到客舱，塞进包袱堆里，走了。临走时，他用手指吓唬我说：

“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头顶上方是船舷，上面的嘈杂声变得越来越小，轮船在水中已经不再摇摇晃晃，不再扑通扑通地响了。客舱的窗户好像被一堵湿墙给堵住了。舱内一片漆黑，闷热难忍，包袱好像都发胀了，挤压着我，一切都让人心烦。也许，人们会把我一个人就这样孤零零地遗忘在这空荡荡的轮船里。

我走到舱门前，想打开门，可是打不开，铜手柄转不动。我拿起一只牛奶瓶，使出吃奶的劲儿猛击门柄。瓶子成了碎片，牛奶洒在我的两只脚上，皮靴都灌满了。

门没打开，反弄了一脚牛奶，我很沮丧，躺在包袱上，轻声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轮船又摇摇晃晃、扑通扑通地响起来了。客舱的窗户闪闪发光，像一轮红日。外祖母坐在我旁边，梳着头，皱着眉，喃喃地唠叨着什么。她的头发厚得出奇，把她的双肩、前胸和膝盖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直落到地板上，宛如瀑布一般。她用手轻轻把头发从地上弄起来，悬在空中，用一把稀齿木梳费劲地来回梳理。她歪着嘴唇，一双黑眼睛生气地一眨一眨的，被头发遮掩着的半边脸变得又小又滑稽。

今天，她看上去好像很凶，但当我问她为什么长这么长的头发时，她仍像昨天一样温柔地说道：

“显然，是上帝为了惩罚我才赐给我的——这不，你梳梳看，这些挨刀的！年轻的时候，我夸这鬃一样的长发，现在老了，却诅咒起它们来！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公公才刚刚从夜晚的睡意中醒来。”

“我可不想睡了！”

“好吧，那就别睡啦。”她马上就同意了。她一边编着辫子，一边不时往沙发上看，母亲正仰面八叉地睡在沙发上面。

“你昨天干吗把牛奶瓶打碎了？小声点儿说！”

她说着，好像刻意将每个字唱出来似的，这些字毫不费劲地就刻入了我的大脑里，像朵朵鲜花，是那样温柔艳丽，清新芬芳。当她微笑的时候，她那双像樱桃一样的黑眸子就放大了，闪着无法言表的暖人的光芒。这时，她露出洁白坚实的牙齿，虽然她黝黑的两颊上满是皱纹，但愉快的笑容使整个脸部显得年轻，充满活力。这张年轻的脸上却长着一只两孔鼓胀、尖上通红的松软鼻子，很煞风景。她不停地从镶有银饰的鼻烟壶里吸着鼻烟。外祖母整个人看上去虽然黑黑的——黑脸，黑衣服，但从内心里——透过眼睛——闪烁着不灭的、快活的、暖人的光芒。她背有点驼，差不多佝偻着，人也长得胖，但行动轻松自如，像一只大个头儿猫一样灵活——也像猫一样温润、柔软。

外祖母来之前，我好像一直在黑暗中昏睡着，她的出现，唤醒了，把我带进了一片光明，使我周围杂乱的一切串成了一根连续不断的线，编织成了一条多姿多彩的花边，她一下子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成了我最知心的、最善解人意的、最珍贵的亲人——正是她对世界无限的爱意丰富了我的心灵，是她赐予我勇敢地战胜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的无穷力量。

四十年前，轮船行驶速度都很慢。我们乘了很久的船才到达尼日尼市，我生活中最初的充满美好回忆的日子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天天气极好，从早到晚我都和外祖母站在甲板上，头顶着晴朗的天空。轮船在伏尔加河上行驶着，沿着它那被浓浓的秋色染成金色的、缝绸绣缎般的两岸行驶着。浅棕色的轮船正用外轮片不慌不忙地在银光闪闪的绿水中划着，懒洋洋地逆流而上，不时发出震耳的扑通扑通声，长长的缆索上拖着一条驳船。伏尔加河上，一轮红日在悄悄地移动着，周围的一切走马灯似的变换着。远处，绿色的群山像大地多姿的服装上的华丽的饰

物，沿河两岸布满城市和村庄，远远看去，像是一幅缀满彩画雕饰的挂毯。金色的秋叶在河面上顺水漂去。

“你看，多好啊！”外祖母不停地说着，在船舱里走来走去。她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眼睛睁得老大。

她常常站在船舷，面带微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沉默不语，泪流满面地看着对岸出神，把我晾在一边。我扯了扯她黑色的印花裙。

“干什么？”她身子抖了一下，说，“啊，我好像打了个盹，做了个梦似的。”

“你怎么哭了？”

“亲爱的，这是由于高兴，老年人常常这样，”她微笑着说，“你知道，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走过六十个春秋了。”

她闻闻鼻烟，便开始给我讲一些古怪的故事，比如，善良的强盗呀，圣徒奇闻呀，妖魔鬼怪什么的。她给我讲童话故事时，总把嘴凑到我的脸上，声音很低，很神秘，并把眼睛睁得很大，用眼珠子盯着我的眼睛，似乎在往我的心田里输入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话就像唱歌一样，越说越流畅。听她讲故事，真是一种无法言表的享受。我刚听完，就马上求她：

“再讲一个！”

“好，现成就有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面条扎进了他的脚掌，他摇摇晃晃地一边走，一边哭：‘哎哟，小老鼠，我好疼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啦！’”

外祖母讲着，皱起眉头，抬起一只脚，假装用双手捏住一只老鼠，提起来，悬在空中，摇来晃去的，好像是她自己的脚给扎痛了似的，那样子好笑极了。

四周站着一群蓄着大胡子的水手，个个和蔼可亲。他们听着，笑着，不断夸奖她，也央求她：

“哎，老太太，再讲一个吧！随便什么都行。”

故事听完了，他们就说：

“走，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去！”

吃饭的时候，他们用伏特加酒敬外祖母，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些都得悄悄地干，因为船上，有一个人不让人吃瓜果，只要他碰见，就抓起瓜果扔进河里。他的穿着很像警察，制服上钉着铜扣子。他总是喝得醉醺醺

的，谁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总是一个人闷闷地呆着，把我们撇在一边。她脸色青里透黑；两根又粗又长的浅色辫子像沉重的王冠盘在头上。我现在回想起这些，仿佛是透过了一层雾或一朵半透明的云似的，十分模糊。她的那双和外祖母一样坦诚的大眼睛透过云层流露出一股冷漠和疏远的神情。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大家都在笑话您，妈妈！”

“让他们笑好了！”外祖母毫不在乎地说，“让他们去笑，让他们尽情地笑个够吧！”

我至今还记得，外祖母看到尼日尼市时所表露出来的孩子般的欣喜之情。她抓住我的手，把我推到船边，大声说：

“你看，你看，多美呀！这就是尼日尼市！你看它，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你再看那教堂，好像在空中飞翔似的。”

她几乎是哭着央求我母亲：

“瓦留莎，你看看吧，啊？你大概忘了这个地方吧？高兴点儿，孩子，啊？”

母亲郁闷地笑了笑。

当轮船遥对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河当中停下来时，河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船只，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在河面上。一只挤满了乘客的大划子向轮船靠拢过来，用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划子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轮船的甲板。一个干瘦的老头儿，穿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蓄着金子般闪亮的棕红色的胡子，长着鹰钩鼻子，绿眼睛，领着众人，飞快地向我们走来。

“爸爸！”母亲沉闷地大喊了一声，就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用又红又小的双手很快地抚摸着她的两腮，尖声地喊道：

“怎么啦，傻孩子？哎哟，原来是这样……唉，你们啦……”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旋转着，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不一会儿，她忙把我推向众人，说：

“喂，快点，这是你米哈伊洛舅舅^①，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

^① 米哈伊尔的爱称。